

洛水

文集

卷一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五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恩施甚備既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命賜之夫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闔闢原於意端朝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仰體明指深探大原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

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爲堯而
存不爲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大極
一判伏羲神農黃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
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于洙泗見之
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爲文章可
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尊孔氏同信六藝
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
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挈當世不知荀卿
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
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
大爐旁薄群生不知楊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

通氏微而顯曲而當旁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
無下不局於器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
韓愈氏隄障橫流矯拂媮末撥衰反正洞視千古果足
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
未繫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關百聖而不慚道學傳
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敝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
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
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
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問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
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
之言治者則以爲運匪胥庭俗乖巢穴上聖御歷則極
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
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
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
以相閱限夫田以絕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
豐委積去末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
厲風俗覈材藝以別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備以
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

絕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
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
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涵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
賦歲無虛時家給人足克然富庶乘牝牡者擯街遠守
閭閻者厭梁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
之上賞諛諛成俗微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
之士鴻毛祿位泰山名詛姦夫纖萌望風摧落抑何士
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威
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
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粵故司馬大史公有言今中國
一統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

後遂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戎狄微戎狄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以漸取之耶抑一舉而覆之邪抑亦待其自亡邪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未易諉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奇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抵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徹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透勿迫科別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

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即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即位已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即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一者天之所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曆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律爲德豕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之位保合大和則元之用

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黃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間皆一元之功用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非文王夫子孰能明之至神農黃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氣之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巍乎天地不足爲大纖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萃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俞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祚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蔽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拂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

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得而言之否邪人謂祈招之詩緩而未切引裾之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之心一乎前聖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畫煌煌垂訓明白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備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又曰場屋私弊售僞亂

真法令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僕者見
遺大哉 聖謨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
吐平時之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
得實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凡於講
學事親畏大愛民求賢納諫分別忠佞之事莫不該貫
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
居其聖樂善忘義好問弗倦者何耶蓋昔者總章之訪
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虢度於闕
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卷卷若是

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忘勢耶然當
時之所咨所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
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沉潜高明之用夫
明而不苛斷而不悛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
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
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
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
有皇王帝伯之辯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
否耶夫天也日月星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
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

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
皇卽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
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
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末年所就迄歎其初彼堯之兢
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
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舉不足與是
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高
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
闕踈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熙之盛其信然耶繫欲振
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昉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
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

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倚之德以參
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
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
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益
殫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閣職

問雕題卉服被髮左帶之種蓋自上古聖人固已委之
窮荒之外彼其一起一仆一盛一滅皆其醜類蛇吞獸
獲互相搏筮互相雄長而吾中國未嘗問焉然五帝之
時葷粥已逐不知猾夏之蠻果其種耶或粥已微而別
有蠻邪夏商之際戎稱不一不識漢初冒頓之盛果其

類邪抑諸戎悉併而淳維忽起耶至若五種之胡散漫中土磐牙根抵虎眚鴟張乃日未靡旃胡亡胡存狄吞狄滅然或十年或數十年而盡亦或百年而乃殲抑何久近長短之不齊耶然則由五帝更三代以至于秦漢則所謂以戎滅戎固甚較著至若力所不足而求助於中國者亦時有之呼韓邪欲圖郅支也而請援於漢黠戛斯將滅回鶻也而借力於唐不知當時中國果何以應之耶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卜曆萬祀蠢茲韎鞞干迷天紀日月緬藐漫漫百年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故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人火烈穹廬刃交罽幙遂使鯨困失水梟鳴毀巢今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

然以方張之狄臨垂盡之胡咫尺中原遲回累歲未能虜其酋而覆其族何耶豈以萬里逐利兵家所忌鞭雖長而不及腹耶抑初銳末困力憊連年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耶又不然則游釜之魚巢幙之燕尚足以假息湏臾耶雖然連歲布款約以連衡有如航海市馬之事固若黑白不侔然則果當從之耶慕容請命輸情甚悉而當時廷臣虎斃虎生之說不至坐失事機耶然彭豨負矢以翼周北貊驅旌而佐漢縱擒伸縮作敵作使古人豈無遺筭可尋耶今欲遣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部一馘渠率再縛狂酋使穹廬之長盡識漢儀辮髮之民咸沾皇化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明神上以

慰列聖之靈下以垂萬世之觀策將安出耶其悉數之以備上之採擇

二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子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米斗固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少年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繆稍二丈

固取於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名將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

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何耶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之賑乏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之則收實効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時群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

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耶夫事迫切者之宏規荒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誚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願相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穀免傳令民植蕪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留歲儲餘悉發糶或郡敢遏糶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閼使要荒如畿甸

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克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勿迫著之于簡有司因得以占焉

禦戎

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蠢彼靺鞨干迷天紀妖焰燭于撓捨腥氣昏于河洛乾坤爲之塊軋海嶽爲之震蕩翠龍旂鸞偈久東吳日月緬邈駸駸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颺馳電舉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成干櫓指麾而虎兇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馘狂酋獻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燾烏章之長頓顙虎帳請

命悔罪然後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汎掃宮室脩謁園陵
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
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爲中國臣者疇不願之而乃事
乖本圖重喪王畧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邊方千里披攘
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繫天爲良由人謀謀
之不臧既往何悔伊欲國威寢伸扞圉雄固以雷雨洗
川澤以清冷釋冤戡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策將安出耶
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
度宜制二十四條以便目前然則以今準昔所謂因時
適治者固當諉之勿問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
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
人或有取焉

學校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効可知
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游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
後漢有辟廡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
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
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
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既不盡興而取士又

不盡出於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首謁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於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曆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寧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曆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逸之以習射授壺容止進退聖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既取以爲大學之式必不至於闊疏不識熙豐之學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

興大獄爲衣冠之深耻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寧出於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既已荒蕪不治近世名卿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得專心於講習既爲之規以示講學脩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末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餽餼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

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曆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內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

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勞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特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揆以人情寧復剌劾間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

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轡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寃莫言吏姦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徃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綽穰皇猷陶民極繫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上下合下符以示其

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絕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萃用昌德崇說旦殷周用顛萃辰丕祚有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宴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死方聞而輒下廷尉者不恕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具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敬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畫指書空憤語架甚何亟予亟奪若

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郎吏輒他顧不荅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往進何邪論相以道德次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廟堂而號丞弼公餽既覆

身名擯落其何能敬成主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閑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選盛古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人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衿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錄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五 終

不難辨道在人心亦果實微見其不入非人亦一日也
 八載應茲洪器建命本心計慎言也四并長玄鑄十六
 洲外求其下如金至李林甫乘轄八下此半後又辭其
 風與神同以雅言入育言則天亦神也率三書神大難
 此之聞難辨中天之景與觀而寶之增時豈益古之派
 神聖造維海外未嘗多木也天未嘗不於此命也其
 良名對察其何趨趨如生謝靈運以土時天變下難

程端明公洛水

策問

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
 固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
 惟易為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為聖人造之於魯猶
 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為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
 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
 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為伏生之傳
 孰為隸定之書秦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

策

石溪文集卷五

浦

之孔氏非之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
士以誥名可也如旅葵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
五國風之叙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
叙果誰定乎即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之先後其說
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
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
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
已亡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
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攷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
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
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

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
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
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
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
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既盛而左氏尚微鳳龔
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
絕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摭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
取刪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
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
所泥則又幾於梯稗嘉穀者試相與細繹而根證之有
司得以祛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謀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闊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爛然有叙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既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迺愈煩而愈

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摹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培克聚斂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爲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

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二窮者爲甚慘蓋風塵一開狼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怨氣干和歲事凶嗇於是饑饉之憂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爲政者必有消弭之

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爲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爲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爲之止若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甌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寬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昏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嗥諍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憤眊不知所爲荼毒黔黎空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諭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螟蝗

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噬而依山之人則煮草根啖之富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講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問焉比諭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均其數陰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要厚直損衡量民方急食惟賈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氣靈長之脉非州牧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刻核賑卹之實以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寃言之抑以觀通達世務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於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唇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甸歲當米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於大江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

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甸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筭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凡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故攷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氓雕雕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三事悉出天漢而間編脫簡漫離其真于時諸儒固已閔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

邪有如石鼓之歌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
陽之蒐乃成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邀車既攻訖于天求
又是固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爲近古李陵一書氣幹
頗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爲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而
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未也而
蘇武之作人以爲僞今所傳李詩自有鳥西南飛而下
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二篇與蕭統所編
絕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有洪父吟一篇五言也
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抱膝而吟者是邪人言栢梁
體者七言也有似乎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
而更倡者是邪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早

雲董仲舒之對郊祀對雨雹帥有深致迺不見於二史
何邪班固載揚雄之作備矣至雄自叙以爲平生爲文
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輜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平翁
孺爾如成都四壩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立聲名者
而皆不錄何邪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雖安平無敢逸豫
與其官箴所謂內不可以不省外不可以不清其詞藻
典麗意存規正真足以警一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
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
者猶病李漢不知其不當錄者爲何篇邪柳子厚欲興
西漢文章因吳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
何書耶李衛公謀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

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
蕭統復律以楊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以氣爲
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申之奏則科舉之
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塞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筋
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薄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條民生日用凡明君哲后
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行則百世
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乎其人安用耻
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學也然則甲乙策試

開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昇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
新文體者尚可行乎吏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
下相司與夫中書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
攷課者尚可用乎公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內
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
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
近則有伸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贍文辭者去
其萃比之委賂納說荷檐吐竒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宮
而諷刺是則昔之人所以旁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
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龜貝既
寢緡錘專用克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

輕重之權是則昔之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
爲何策夫終畝不稅則國用靡湏百姓不足則惻隱深
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汰圭
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
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
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克庭入奉大對
可不及此閒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
况乎誦先聖之典開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韜筆仲舒結舌如晉人所
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旁及千古故尚論古人學
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
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
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填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厯
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隕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
自金提主化俗至于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
遺而不錄耶黃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
載尤備然如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
與夫燧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尤有功於斯世也
乃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伯
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一人爲

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缺其一何耶
昔者歷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雄陶以至靈甫凡
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靈甫然則以何爲是邪
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大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
焉其亦出於四科否漢高之興群龍雲附卓卓然絢繪
簡編動人觀聽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
悉爲功臣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
多歸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
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四七
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臣之士道
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請復於洙泗終

焉史稱魯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諷諫之儒孟氏爲疏
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
事之儒公孫氏爲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洙泗
從游之士乎願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
卓乎無以議爲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
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
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
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
萃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真

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脩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脩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七萬之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譏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毋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講義

易議 三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凡十三卦之制器如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氏之衣裳無非以象而制之者也若夫生著立龜典神物以前民用者皆占也然則器也占也萬世之用備矣毋俟乎有言也惟言與動則君子之言行有國之政令樞機之所關理亂之所由天道

日新世變無窮悉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所以先哲之言易者獨於言動加詳焉蓋爲人君而不知易則太平何自而可致爲人臣而不知易則德業何由而可成嗚呼作易之聖人豈徒以知易望天下哉正以用易期來世耳曰乾元用九曰王用三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曰利用建侯行師曰利用涉大川諄諄然無非以用詔天下萬世雖然是特發凡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又當知觸類之學也夫

易之爲書一名而三義具焉曰簡易以言其德也曰變易以言其氣也曰不易以言其位也曰德曰氣曰位名雖不同要皆所以爲道也若昔聖人闡先天之學而成

後天之書凡所以幹旋元化昭融天理紀綱人事罔不備具使爲人君者得之則可以宰制宇宙酬酢神明天地以之時叙民物以之順成爲人臣者得之則可以輔相彌縫弼成萬化進則盡忠正之節退則全廉靖之風脩身者得之則盡心養性不流於虛無遜世者得之則樂天知命不沮於憂患是故載之於簡編則無非實理施之於日用則皆有成效而後世學者乃率以空虛恍惚言之流弊之極至於淪爲異端嘻可懼也故不思龍出於河而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而十翼覃其用繇三皇歷五帝至于夏商周而後其書始克大備商瞿子木實受吾夫子之傳其後浸大以至于西都之王服京田

王同服生田 東都之荀劉馬鄭荀爽劉表更相祖述源

流不絕至于魏之王弼集諸家之善得聖人之意故其

注至于今不廢是以江右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莫

能及之惜乎江南義疏十有餘家舛其本真流為釋氏

所以重發正觀問孔穎達之嘆也雖然易之為道吾既

聞之矣易作於伏羲也而乃以周言之何哉嘗觀易贊

以為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為首象

山之出雲連而不絕也歸藏以坤為首象地之包藏萬

物也周易以乾為首言其道之周普無所不備也茲一

說也而世譜等書則又曰神農之號一曰連山氏亦曰

列山氏黃帝之號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歸藏並以代

名則周易以周稱豈非易成於文王故題周以別商耶

此易緯所以亦言因代以題周也歟雖然易之名吾得

而聞之矣然則易果孰作又果孰成之耶嘗觀禮緯含

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故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

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姚信王

肅皆以為然無復異說至於重易之人則諸儒之說不

勝其異王輔嗣之徒以為伏羲鄭玄之徒以為神農孫

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其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孔

穎達以為攷諸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

嗑之事由是言之其說不攻而自破至於言神農重卦

者亦未為得何者易之下係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造書契則是伏羲固已象夬而作書契矣又安得神農重卦而後有夬哉故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而孔穎達亦以王弼之說爲是然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夫子翼易所謂人更三聖其爲灼灼無疑矣至於由三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位陰陽剛柔之理上下承乘之象所以廣大精微與天地並而三聖人之所以盡心垂世者俟入經隨卦言之此不悉具姑陳大端若是以與諸君共講明焉

易何爲而作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明也易何爲而重且翼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行也然則於何而見之曰慮是道之不明者其辭簡而嚴是道之不行者其詞詳而盡學者平其心定其慮取聖人之辭而玩之則聖人之心瞭然矣易曰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非伏羲氏之心主於明道乎是故三畫之學寂寥簡短而天人之緼悉備無遺此明道之體當然也至於文王夫子之時則夏商賢聖之君久矣不作禮廢樂壞道孤無主文王憂之故與閔天太顛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講明體察斷然取易而重之其後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作而又相之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然後世變風移道洽政治斯道得以大明至夫子之時則王迹浸熄詩聲日微而是道又絕

而不行矣夫子環眎當世之士如長沮桀溺傲世絕物
既不可與共斯道獨得一老聃彭祖而與之周旋藍田
呂氏謂老聃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計其得於殷周盛
時耳目所接淵源所漸所謂見而知之者固甚不淺而
吾夫子亦曰我老彭所以見其尊且信之意尤爲拳拳
也獨夫子猶以爲未也於是周流列國萃天下之士而
與之遊凡天理人情事物之變故悉以身體之至晚年
而後十翼出焉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有如十三
卦之說歷叙神農氏之所以用益用噬嗑黃帝堯舜氏
之所以用乾坤用渙用隨此言人君之用易而在上者
又言箕子之用晦顏子之用復此君子之用易而在下

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詞
詳其指深所以望當時至矣而當時之君未有能用之
者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按前史商瞿子木親受易於
聖人自是而後傳授不絕至于東西都之士然後以至
于王弼弼不得其具也而亦以注顯雖然商瞿子木以
後所謂傳授不絕者易之辭爾至於當時高第如曾顏
冉雍子思孟軻之後所謂得之於心行之於身今其遺
書如曾子十篇如中庸如孟軻之書卓然足以爲易之
羽翼者非史臣之所知也自秦而後更漢歷唐千百餘
年間不惟上之人無有用此易者然自王弼以後以至
于唐下之人亦莫有傳此易者江南義疏祖尚虛無蓋

至於唐僅得一孔穎達辨析音義頗爲當時所宗然至
於聖賢用心斯道大統彼固未之深及也宋興百年名
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用也邵康節得其數也程明道伊
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橫渠得其用也然後
易之道遂大明於天下善乎孔穎達之論曰聖人仰觀
俯察象天地而育群生雨施雲行効四時而生萬物若
行之而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
而五行亂詳味斯言則易果將有用乎抑亦徒作之而
已乎聖人於乾發明爲君之德者惟在剛健中正自強
不息於坤發明爲臣之義者惟在於直方正大至明九
卦之序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凡以之盡心養性脩身

齊家之道無所不備焉使人君而用乾之義則天德行
剛健威權不至於下移紀綱不至於廢壞使爲人臣而
用坤之義則敬以直內決無有所謂諛說而欺君者義
以方外決無有所謂嗜進而苟得者爲士君子而用九
卦之義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損以窒慾困以處窮益
以裕德必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用易而易之道行矣國
家開設學校建立儒宮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講書豈
徒爲文具哉講之而不明弗措也明之而不行弗措也
如其講之而不求其知知之而不求其行則又何以講
爲哉吾儕小人眇然其形蠢蠢林林雜在萬類之中饑
而欲食渴而欲飲亦何以異於凡百有生之類哉而其

所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卓然自離於林林蠹蠹之中者惟曰禮義廉耻而已耳名節風操而已耳不然一日舍是則孟子所謂異於庶物者幾希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朋友有志於易者幸相與講明而體察自夫用九卦之義以盡士君子之操他時推之事君則必能盡坤之義以爲名世之臣亦在勉之而已識者將於此乎觀焉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六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七

講義

尚書序

書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毀孔子睹而不識至記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皇墳帝典固已粲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三千餘

篇於是悉力整彙刪除繁冗如班固謂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勛華揖遜而典謨興湯武革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所執以爲依据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召不能起亟遣晁錯受業焉纔得泰誓以前二十餘篇爾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隸以科斗之體而定

今文之隸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既成會有巫蠱事隋唐以來其傳浸顯正觀中孔穎達爲之作正義而後書之義益無餘蘊矣書之源委大畧如此雖然學者誠能知天道人治立於帝堯故聖人以堯典爲始悔過用賢治道根本故聖人以秦誓爲終以其大綱大領者推爲致君濟民之用則古文訓詁傳授如區區前所陳者皆筌蹄芻狗也觀書者必有攷於斯

堯典

三皇遠矣少昊高辛之世生人未滋帝業未鉅風俗簡陋制度闕疏樸而未彫伉而未文故其書無大可錄者

天右斯人篤生有堯堯繼帝摯之後紀綱三才恢張萬
化立人治明天道以爲天下後世法程者粲然有倫此
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堯始而揚雄亦曰法始乎伏羲而
成乎堯匪必匪堯禮義峭峭非虛言也今取堯典一篇
讀之始終相維綱目具舉次一日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此堯所以開萬世進德之法也次
二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堯所以開萬世
立人治之端也次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仲叔
使司四時此堯所以開萬世明天道之本也次四曰疇
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
俾乂此堯所以開萬世用賢之法也次五曰咨四岳朕

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遜朕位按史記堯爲帝嚳之子
帝摯之弟繼兄則禪代之事未之前聞至堯乃慨然以
天下而授之舜此堯所以開萬世揖遜之法也次六曰
釐降二女于滂汭嬪于虞此堯所以開萬世王姬下嫁
之法也若脩身若齊家若治國平天下大綱大目罔不
畢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子序書斷自堯始其以此
歟學者窮經要須先觀一篇終始大槩則篇中章句自
可迎刃而解此愚所以畧其章句而首叙一篇大旨也
若夫所謂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此一篇之序也馬融王肅以爲孔子所
作而孔安國正義亦以爲然蓋惟聖人足以論聖人非

孔子筆力孰能序此自若稽古以下則史官之辭也雖然此堯書也而謂之虞或者以之咎安國至比三國志以曹操爲魏始晉史以司馬懿爲晉始非也蓋堯典一書雖堯之事而秉筆記錄則虞時史官也故謂之虞堯舜一體夫亦安所嫌哉說者又謂堯爲名放勳爲號亦非也攷之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至於釋名則又以爲尊高嶢嶢然則堯固美名矣又何號焉上古之世生死同稱死而謚周道也人君之有尊號則又始於漢哀帝耳堯舜之時安得有是哉此亦不可以不辨

舜典

天下大物也堯無故而予之舜舜無故而受之堯人顧

不震且駭哉今觀舜典一篇載舜之事亦多矣孔子叙書不言其他而以歷試諸難一語斷之吁若孔子足以察堯之心矣且堯非不知四岳之不足禪也而遜之岳非不知舜之可舉也而隱之何也蓋以天下而與庶人古無是事也故堯之遜必自四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堯始示其意曰明明揚側陋四岳知堯之意不間乎庶人也故始言有鰥在下曰舜然則堯之屬意於舜也久矣而豈在師錫之後哉然猶以諸難試之所以暴舜之德於天下使人人見之人人知之而後天下可以無一人之異議謂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倫也故首命之徵典百官之任莫重於宰相也故次命之宅揆禮典之行莫

始乎朝廷也故次命之賓四門天地百神莫難於主祭也故又納之於大麓凡天下之所謂難者悉以授舜舜亦以身任之徽典而人從居揆而事叙賓四門而穆穆是人受之也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天受之人受之然後在堯可以無慮在舜可以無愧矣舜自卽政之後齊七政類上帝巡四岳以觀風朝群牧以攷政制車服以勸功明典刑以威惡命伯以典禮命夔以典樂以至百工之事治水之事川澤林衡之官各有紀叙森然不可亂凡堯之有所待而未及爲者舜悉爲之堯之已爲而未備者舜則備之刑賞旣立禮樂旣彰然後益信堯爲天下得人矣舜之施設雖不止此要

其出治之本原則不過乎此毋庸多論至於始終大槩則有不可不言者請因先儒之論而發明之夫子序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又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知舜之在當時一匹夫爾而帝繫等書以爲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遷亦以爲堯爲黃帝之孫舜爲黃帝八世之孫孔穎達引左氏之言以爲至瞽瞍其國乃除信斯言也則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何可謂之側微不然左氏所記檮杌饕餮之徒亦必紀其爲帝王之系何獨瞽瞍莫有記其所自來者哉孔孟之言信而有證則

舜之始可以無疑者矣說者又謂舜巡守南方至蒼梧而不返自唐韓愈固以爲不然然未有以孟子之言爲證者孟子之言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在河北而蒼梧在嶺南地理遼絕如此此不然一也且舜旣禪位則禹爲君矣巡守之事於舜何預此不然二也使舜而果南巡則至於霍山之去蒼梧尚千餘里胡爲巡守訖事乃復徧歷遐陬乎此不然三也先儒之論明白如此學者尚何疑焉

大禹謨

禹以功臯陶以謨此當時之所同知至於禹之謨臯陶之功人所未知故舜時申重發明之而又進禹以昌言

也然則禹何言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吾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而興邦者寂寥簡短兩語而止故帝旣俞之伯益又都之則又曰惠迪吉從逆凶亦非有豐餘闕博之論者益又從而伸衍之此外則言六府三事頗爲詳備又其次則一再稱臯陶之功而已攷禹一書所言絕少大抵禹之言簡潔明白無有繁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誠所謂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者也而豈若後世進言之士長篇累牘多爲詞說文采而不適於用者乎是故言雖少不害其爲善言嘉謨也雖然豈惟言哉觀其平生處事無非憂深思遠不爲一時之羨觀而求爲後世可遵可守之法者傳子作貢

二事是也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可謂犯天下不美之名然可以杜天下萬世爭奪之禍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夫豈不善而禹之貢法卒至于今不廢何也蓋昔者洪水之變禹傷先人之功不成慷慨受命八年於外計其涉歷患難周旋世故亦熟矣故其晚年立言簡當處事精確類皆如此且天下之知禹莫如舜者至禪位之際不言其他唯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而已蓋勤儉謙退乃禹之得於天而主於內者故其見於立言則簡當處事則精確影必肖形未必類本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表裏源流斷然不誣也先儒謂後世小夫智不足效一官則自以爲能無尺寸可以及民則自矜以

罔上禹之功德如此而退然自託於不見不聞之地此昔聖賢獨禹以大稱也與人能常以此說置之胷中時一玩繹則漸漬開明一切驕矜不期消而自消矣學者尤不可以不察

臯陶謨

君之道得以用臣之道得以言堯舜攷古而行故謂之典禹臯陶攷古而言故謂之謨君臣之分不同故典謨之名亦異要其足以爲萬世法程則一而已禹之謨首言克艱臯陶之謨首言迪德二臣之言雖若不同而其君臣之間相勉以躬行相規以自盡亦一而已古今以謨顯者莫如臯陶意其陳言之際必有高論則亦不過

曰謹厥身叙九族邇可遠在茲夫自脩身而睦族由睦族而推遠此蓋古今之正理聖賢之格言雖臯陶莫得而易也知人安民亦爲治之大綱者臯陶又繼言之然禹聞脩身之說則拜而受之如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何也蓋脩身在我可得而勉而知人安民事端閔大非可以易言也不惟禹難之在堯舜固以爲難也然於二者差擇言之則知人爲尤難此臯陶所以反覆開陳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攷德者如何所以用德者又如何而於安民之事則置而不言亦言官得其人則民無不安信哉知人之尤切於其道也而又終之以無教逸欲政事懋哉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累累不置

以至典禮刑罰悉歸諸天以言非君之所可專聰明威悉歸之民以言非君之所可私大綱小紀秩然具備此臯陶之謨所以獨詳於禹之言也雖然臯陶豈徒言哉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思日贊贊襄哉是則臯陶不獨以陳謨自任固將以躬行輔禹也而豈若後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強其君哉然則臯陶之謨固萬世進言者之法而臯陶之愛君後世之輔治者尤不可以不知

益稷

益稷一篇皆舜與臯陶胥訓告之辭爾而以益稷名篇何哉蓋伏生之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得壁

中之藏始釐而爲二耳觀臯陶之篇曰思曰贊贊襄共
實與此篇予思曰孜孜之文文勢相接然孔氏所以釐
而爲二者先儒以爲竹編之簡不能多容故斷而爲二
苟其文之接也則亦不害其爲一如曰臯陶曰俞如何
蓋臯陶方陳謨禹也則曰吁如何至於此篇禹方言功
也臯陶亦曰俞如何大帥昔之聖賢推善遜美更相後
先故禹以如何之問而發臯陶之謨臯陶亦以如何之
問而明禹之功而豈若後世同列於王朝者相忌相克
共如曰濬畎澮距川者蓋一畝之間廣尺深尺者曰畎
廣深二尺者曰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者曰溝十
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曰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一尋深二

仞者曰澮然則畎遂溝洫澮皆水之所自行者吾夫子
謂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觀禹之所以縱橫經
理之遺迹信乎其用力也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舜之
命其臣曰汝翼汝爲又有以見當時君臣之間情文簡
易上下無嫌而非後世君臣之間君日益尊臣日益諛
也如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作服者蓋自日月以至華
蟲凡此六者則繪之於衣自宗彝以至黼黻凡此六者
則繡之於裳鄭康成以爲天子之服得以備十二章至
於公則自山龍而下侯伯則自華蟲而下子男則自藻
火而下卿大夫則自粉米而下要其說必有所據也係
易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觀象作服固始

於黃帝至於具此采章先儒以爲不知始於何時舜言
觀古則知在舜之前無疑矣如曰聞六律八音在治忽
者蓋六律六呂當言十二而惟言六律者先儒以爲舉
其陽則其陰可知也如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蓋要服之內則爲九州於九州之間擇諸侯之賢
者十二人以爲師以率州牧以糾群后至於外薄四海
則荒服也亦使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焉其曰咸建者以
言不惟內而九州爲之立師至於外而四海亦爲之建
長則是禹之功豈止於平水患而已而其經綸當世使
之內外相維而總攝治體者其纖悉周密爲如何哉如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者若隨文生意本無難見者但先儒以爲觀此一段上
下不相貫或者舜欲禪天下於禹而禹遜臯陶時語也
詳觀文意寧不信然如曰合止祝啟者蓋祝啟皆水音
也正義引郭璞以爲祝如漆桶啟如伏虎祝以合樂啟
以止樂至於終篇君臣作歌更相警告不以既治既安
之爲可恃而常若大危大亂之在其後後世有如齊之
君臣於飲酒歡樂之時而不忘乎射中在莒之事嘻尚
庶幾焉

禹貢

禹貢一書記禹治水本末區畫九州任土作貢之事也
然禹之治水當在堯倦勤之時舜歷試之際宜謂之唐

書而叙於舜典之上今乃叙於此而謂之夏書者何邪以其書乃夏史官所錄耳說者謂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此說誠有理蓋冀爲堯都而所都近河故禹於每州之下必言浮于水達于河者誠以每州規模方畧經理既定必自河還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而河之患爲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

治爲先後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當自下始是故自冀而兗而青而徐而楊又從楊以西而荆而豫而梁而雍雍地最高也故最後於雍焉當時之水爲患最甚者河爲最江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冀兗青徐亦下流也被害爲慘故禹之功先施於四州而河患衰矣雍與豫雖近河然下流既治水亦漸消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楊次于荆以治江與淮江淮治而水患平然後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餘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於每州必陳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可謂詳矣然以其州境隔絕山之脈絡水之源委或綿亘於兩州之間者其足跡之所歷

與夫施功之次第或未得以著見故於九州之後又復以其山之勢水之源而備言之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謂隨山濬川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河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謂決九州距四海蓋導川之流行而歸之海也然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已而兗青徐之山不記焉何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於其州見之矣故不復贅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汎水是已有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山谷間也如蟠冢導漾岷山導江是已有其源甚遠而導之不及其

源者導河自積石是也有其源甚邇直由其源而導之者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水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與淮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又後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舉其大者言之耳至於三江之說不勝異同顏師古以爲中江與南北爲三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水松江韋昭以爲浙江松江蒲陽江而王安石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各據所見而言莫知孰是但東坡以爲自豫章而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中江自蟠冢導漾東流爲漢過

三滙至于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北江此說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則震澤之區安得不定乎至於九江之論尤爲不一獨九江圖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別於鄂陵終於江口其論爲不誣蓋嘗自九江望之直枝分派別爲九江爾非必有本原也此潯陽記所以有烏江蚌江等九號也歟然其名號則起於近代計禹時未有也亦猶河有徒駭馬頰之名耳河自積石至于大伾率依山而行自大陸以北則出於平地禹懼其衝突也於是因地之形

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非謂九江同時並流也雖然攷之禹貢其間山崗之連屬水勢之流演有不可以簡編求者甚多如當時之水勢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由淮泗以達于河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孟子謂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說者以爲孟子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猶不可攷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聞見而求合禹之書豈不大悖與學者反覆而貢之所載參之以諸儒之所發明而又詳之以耳目之所接

疑則闕之而無鑿以臆度之說斯可也禹貢山川之勢亦既畧言之矣至於九州禹初別之所以畫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極爲詳備釋爾雅者以爲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冀冀者近也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兗兗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故曰揚揚者輕也荊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彊梁故曰梁梁者彊也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冀之比與夷狄接儻不正其封疆則將有猾夏之患舜於是分冀之東北爲營州正北爲幽州西北爲并

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歟至於商之時則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則無徐并徐於青也名號更革雖若不同要皆不出於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既平土性復故人得稼穡於是始作貢賦之法攷之於書九州之田雍徐青爲上豫冀兗爲中梁荆揚爲下九州之賦則冀豫荆當其上青徐雍當其中揚梁兗當其下何田與賦參差如此哉蓋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此其所以錯雜不同而一歸於當也雖然賦

非天子所有也諸侯用之以守邦國以承王命以討不
庭聖人特爲之差別爾至於貢則四方之入于王者賦
有常經貢無定制必曰錫命而後貢後世舉天下之賦
悉輸於大農而所謂歲貢亦有一定之法矣至於五服
之說亦不勝異同賈逵馬融以爲甸服千里其外四服
則二千里相距爲六千里鄭氏以爲服五百里乃堯之
定制至禹關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禹
之治水其功在於平治山川而已未嘗用力於廣拓封
疆也正使廣拓土地三倍於堯而詩書皆無述焉何哉
况周之九服大司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
里相距爲九千里合王畿爲萬里自國畿之外以至于

衛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則爲蠻夷是則周之土疆凡萬
里也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
百六十八里驗其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不同者
蓋禹貢據其空虛鳥道直而計之而漢則以人迹所至
而言之故王肅以爲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同邪委
曲動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則漢之土疆豈非亦萬里
乎孰謂堯之土疆而止於五千里也孔氏正義以爲堯
凡五服服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里二方相距爲五千
里以四面言之則爲萬里王肅馬遷俱以爲然蓋禹貢
封域歷三代至漢初一無所變更則萬里之數不應不
同也是皆先儒之說故表而出之庶幾覽者得其要云

爾

甘誓

甘誓一篇蓋啓與扈戰誓師之辭也甘者扈郊之名而誓者與將士設約以明賞罰之信也如湯誓泰誓或舉其爲王之號或未戰而立爲之名至於甘誓牧誓費誓則各以其戰之地而言之其爲戒厲師徒宣明號令則一而已大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者之兵論曲直不論疆弱故啓之誓師必先數扈之罪五行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恃以養古先聖王所爲兢兢然致懼於汨陳者也而扈乃威侮之則將有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者矣三正者道之大原人之所持

以立古先聖王所爲建皇極而厚彞倫者也而扈乃怠棄之則將有變天之道絕地之統亂人之紀者矣計扈之罪未易悉數啓特舉其尤大者言之扈罪如此師出有名三軍之氣烏得而不壯邪三代以來師用車戰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之車故啓於戒車之際獨加詳焉曰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正此三人同在一車之上也春秋之世魯與齊戰孟氏之軍則孟儒子爲左顏羽御而洩爲右季氏之軍則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又左氏記樂伯之言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則是古者車戰有左有右左則主射右則主擊刺而御則居其

中此甲士之車大畧如此耳至於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央主擊鼓與三軍爲進退節度者也因并言之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以行故士之有功則賞之於祖主之前明不敢專也又曰君以軍行被社纛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以行也故士之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蓋社則有幽陰肅殺之誼也雖然扈禹之後也國語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然則亦兄弟之國歟說者謂有扈之罪經無明文竊意其有歸益之心無君啓之志故啓從而討之而正義又以爲蓋自堯舜以來皆以傳賢至啓乃以子而受禹故扈不服二者之說宜皆不然然

舜之承堯禹之繼舜受禪之際天下晏然至於啓方即位扈乃不服啓獨無以致之者乎聖人序書不明君臣之分而直言戰于甘之野其非王者有征無戰之意乎噫啓之德衰矣

意者之斷棄矣

之公而直言輝于甘之禮其非王皆育其無輝之意乎
外意以不願智斷無以疑之昔平望人張書不即吾皇
我之承英禹之繼我受斷之淵天不曼然至我智古噴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八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彛倫攸叙唯聖建極人道爲先夫人道昉乎
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之皆天之
彛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人心如川之流
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意者蓋敬其親所以
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天下之悌睦其族所以作
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拂萬化之權輿
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

天天寔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魯衛毛聃邴雍曹滕
畢原鄆郇邠晉邢茅而已也而吾祖宗之意慮其散
而不合合而無以教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爲宗正以
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密焉旣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
外於三山西南旣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
焉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日詳邪初在所之
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廼徙而建於
開元宮之左迨嘉定十有七年歲益久屋漫壞丞相遂
言於上曰宗故無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
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爲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
故址可弗治乎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

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
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偉已而知大宗事與知
大宗丞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聞官寺古人必葺
非直爲是美觀也非廣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
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爲事者何
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僞重婚族以厚其別時衣廩以
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
化陶然大醇於以磐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宋
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爲天族
表必能上稱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
宗正名師貢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軍

節度使云丞趙氏名范蓋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贊皇圖他未具僚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竝登方是時事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既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寢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宋德大命集于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書而後相之名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蓋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爲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事宰相公孤固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爲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

哉上承下覈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謀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興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汰期以沮天下之庸回運動期以折遐衝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助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邪稽之國史王蕃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稟請筆但以草檢齋赴郎官寄日押字而已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

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今丞相之宅
揆也一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亡形亦莫敢以銖兩
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廬敞矣乃捐金使新之
於是庚辰歲功辛巳已役治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
以合議䟽沼以澄心耽耽間間志慮不煩盍思古人所
謂助和鼎味者固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
而已也雖然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
或相千萬大者閑於大而母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母
媚於大各務螿竭相爲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主
無爲也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群掾於
下群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務清則垂衣

之化可疑然則都曹之繫大矣可不思所以荅吾君吾
相者哉某嘗叨列掾且嘗豫營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
事爲屬辭之不獲輒附所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
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益舛我國家天臨海境東至
于海西達于關南淮北冀萬里一堠制爲大中下都督
府又路爲都督府又路爲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
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
秩拱稽歸時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奉章而
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

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關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域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咸稟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歲時入貢又若鼠島麟洲騰風踏浪譯言賈寶自達于舶司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 六龍御東志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摧於事弗稱矧今也齊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興執玉萬國日月可冀邸顧若是將焉攸賴乃典邸朱君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緡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楩宿直之廬書檄之儲胥史之居洗陋揭庠具曰偉哉

比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坻伏方之爲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爲書其典適四方者則又物爲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奠厥官其書亡故其職因之廢放所由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乎某謂二君知邸之爲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邸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爲且欲記之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宣下納邸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迄今凡領斯

邱者率至大用豈無爲邪由其號者觀其實後其職者
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藻王君名與權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內之事有當爲而不爲者有已爲輒廢而
莫有繼爲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
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爲也朔風烈而未耜聞春雨濡
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難駕漏已殘而雌
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
任其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
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
挾北海可超華胥之俗可還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况

有司營繕之事我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
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
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
迫州宅右底廢營偃仄荒蒼來者欲迷然則開拓之振
起之非其所當爲邪乃其司自揚徙泰自紹興以及于
今漫漫百年而未有爲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
爲之歲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
門耽耽飛樓屹屹東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萃深若
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填淮服然則非時邪
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
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

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爲卦乾下震上四陽並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別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懲營築之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湏地出今役也糜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贏取公上而歛不及下工優祿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矣而或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乏環堵而公府雕墻母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茅茨不剪莫再虞朝臯門仞堂具存周典至其野則田萊

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戶有田家有宅廬環有桑菜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民以自奉哉樓旁築臺眎聽益廣公餘暇日登樓坐臺輒端坤倪一瞬八荒近而閭閻之戚欣官吏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黍之耒穉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鱗鱗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雲入懷紆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斯才克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恕自丞大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缺聯絡勾陳勢密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
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大牙足以相制內外豈容適均
茲歷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龜兕隱隱咄咄其
也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節嶙峋一麾萬趨統於
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儻陋弗閔曷壯國觀顧若步
官公陋爲甚往去代來疇不思振才力束之百年一瞬
仆興有時今侯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
役匪征廩屋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碑兀隆堂岌業
煙浮瓦碧霧籠牕濕登高眺明意氣八荒右湖澄鮮三
軍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場䟽沼沚屋垣廡耽耽沈沈
不啻百楹捐縑三萬糜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餘曾不

爲毫髮之歛始於寶元之冬迄於丙戌之春罔愆于經
人若不聞昔之笳鼓謹壯旗幟精明對壘覘之猶曰能
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轍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
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畧心傳靈機地授濡湏振迹固
始知名虬騰周戍之間鶚立漢壇之上弓鳴辟歷劍躍
龍阿指撝而川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
整摧堅稽功校勞

泱泱淮水暴暴淮山且不

寧是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萃棖之下
甘卧重裯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真歌舞足以蠱其心強
筋頰輒於昔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蓋自昔建功業者
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入腹手斃日運

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氣始末不渝唐人郭
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
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驚心飲水傷骨跋涉險阻出入
死生所伏惟天以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蓋由其性
然惟其性也則居此爽塏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
無雜蛙蛭之濕居者乎眎此萃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
之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旻未炊之
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觀其嚴
湯液以起病屋嫁聘以恤孤保葑田以衍餉明功籍以
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絕苛征士旅歸心連營一詞推
此以旃決知其有此居而不樂其居也不然則總核之

朝黜陟之公胡爲乎曰未靡旃昇之金鑑之符而使之
總牙璋之律執雖然是亦未爲可安之地也聞之西北
有故都焉泰山黃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
華之還者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閶闔風生靈旗影高思
紹興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矛落機
搶之妖祲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危巢然後警
蟬駘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汛掃陵廟幸丹鳳
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帝城永蕃王室
斯時也吾居其庶幾可莫乎然則是役也姑書始焉侯
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真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舍嘆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直以韓爲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真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公昭儉亦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之道韓公之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群賢尊慕如此按公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

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於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亡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育大醇公之功寔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援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亡慮十數史君揚侯若請允切率尼未下寶慶改元程侯榆典州事顯述顛末

復請于朝朝廷下儀曹某時待罪春官與尚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曆既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况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為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倣濂溪東湖令本州揭榜仍撥隸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為順丞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即日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光雖然韓之道更四百餘年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彰然道無古今人

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既喜公之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彛則察紀叙疇嘯道真經緯謨雅則公之澤庶乎亡涯而上之賜庶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租俾爾多士休佚以養其氣饜沃以庠其學發之而為詞章克之而為氣節大之而為功業其又可量邪侯以紀事書扁為屬亡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鐫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鉞之又前守林侯岳亦嘗即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昌矣

富春道院記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未至也人畏其來既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亦固有未至也人後之既至也人安之既滿也人留之留之不可而去也雖久而猶思之不止思之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忘之抑何頑友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己寬以愛民嚴以戢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

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後之安之思之祠之而已一有所爲民驩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竽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爲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觀之脩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爲

厲民哉曰賦歛有經也或取贏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豫貸而不償焉寃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爲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白蒙蒙商校寡多白晝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伺之搏執之慘辱之得金而後已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歲予之爲春江也嘗欲築堂名以道院已而再期來塵班列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疾首蹙頰也後十有一年今令君竟爲之予未知斯民之情也已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可則令君之嘯詠

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即理與法之所聚也曰院者即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鄉之間皆道院也豈止數楹之屋而已哉令君行且秩謝翱翔天朝予亦將乞身西還鼓擢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詩而爲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已也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及言行之

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事靡一夫之犯
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嘉生三光全而寒暑
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歌紀之典冊上下數千百
載間非一朝一夕之效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專
門習盛甚則倚席不講蕪地爲蔬學存道亡民罔用勸
漢唐盛際已不足觀矧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錄文
治蠟興聚學爲海輝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
東南尤爲特盛逾徽而嚴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
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蚤游成均晚紆青
綬餐霞噏煙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
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然則稽古之功亦

既畧見方且考卜竒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
前有湧泉䟽池滌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
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
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
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
一口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
瞻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基功
之族築館共之 大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資其子卒
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
哉必也邁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
實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

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已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已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蹈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某之爲賜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爲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說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賜谷者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

剝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鱗鱗百帆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往往躡老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軼其去水空公私交病不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間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金剝差參其旁絕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吳煙越雨盡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癸酉冬記

吳聖妣兩畫人亭崇寧公之嘗於妣百年後亦一火也
金條蓋參其旁餘骸草堂用藉且夕外去繫其鞵下外
咲幾春沐中戰絲借間樂鞵以當至皆咬鞵妣山咬畫
千之宮窺彩魯之室其來壘轉其去木空公絲交肅不
淵淵日盛其節而珎舍卜樓對客至無門語卦卦觀步
玉階容隱簾櫺未知富春對趁對土哉千車鞵鞵百神
降青鳳衣未對白水豈妣高節俾俾裡鸞亦散散甜首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九

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地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宣廟
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受乾道戊
子邦君郊侯升卿始規廟東閒地及增市於民者凡六
百二十丈爲屋百楹今六十年士五倍門迸入躡踐屢
驚屋不足芘益以蘆葦上下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
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侯來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
地可拓侯乃借別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

記

洛水集卷九

黃鍊刊

果可焉於是括餘閒平阻險因高下且徙教官之舍而
他之前日之湫蔽者一旦地闢天開改兌易眎是斷是
虔功成不愆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
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潭潭沉沉
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
是父兄之遣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群試之吐英
奇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爲如何邪且是役
也亦有數焉初邾侯之始創也歲爲戊子是秋卽試士
明年冠南宮占鼎魁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今侯之增
廣也來年又爲戊子則己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
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來固天所以

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
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
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宮矣已而以選場狃陋遷之
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說乃躬
行度之議乃定茲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搖於異議
蓋新安爲畿輔凡分左契者皆朝廷推擇而來故多得
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歛纔一二計今侯之賢也冰
雪其操襁褓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
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
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牽聯書之以告後之
爲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

寧戒飭用是陞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譽之歌之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爲守檣杌饕餮爲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已道之所在始於脩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毓於山川者然也唯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侯天胄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其行治爲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若此

休寧縣脩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抃脩之不異新宮尉吳門侯大淵克涖是役書三來詭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大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廼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操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廼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爲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

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蹕吳
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
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
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
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峩冠曳
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
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誼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
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
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爲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
今大夫意也某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解
且系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茗蕘兮屏其虛東溪紆餘兮

帶其邪有學宮兮屋渠渠峩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
風舞雩秋雨霽兮涼生墟服仁食義兮力蓄畚圓規方
矩兮行瓊琚靄靄闔闔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
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縣脩獄繕學記

仕莫難於爲縣也而縣則又有尤難者焉有能轉萬斛
之舟於三峽亂流之中運千鈞之負於大行九折之上
要必有異才者能之休寧之爲縣劇矣而又蒙最沸之
名今令君之臨其縣也稔將再矣入其野而愉愉至其
庭而舒舒問之徃狂則桁楊空叩之塾庠則環珮響又
能以其暇日新園扉治客館辟邑庠百柱如林萬磚如

砥是三事者雖皆東西漢循吏之所急然今之爲縣也
催科焉而已期會焉而已敲朴焉而已窮日之力猶懼
不給而皇爲此三事哉以是知休寧未爲沸也患才不
穎耳雖然儻果得才焉則又何止爲邑哉等而上之將
陰陽可和也風雨可時也寓內可治安而裔戎可賓服
也是皆一邑之推也邑人愛之故期之者若此令君以
備明法由理評而來法止再考行且還清班矣人士合
詞頌以其事紀之某北南國之棠者再周矣攷其事不
誣也於是因邑人之詞而紀之然不徒紀也洙泗高第
之爲邑者行之三年而東方之諸侯則焉庶幾乎猶有
望於來者乎令君姓鄭名穎家于嚴子陵之鄉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
士題名植石校宮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伐石嗣之而未
有以叙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宮乾道戊子賢守郊公升
卿寔新之次年己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爲南省第
一汪公義端爲廷對第三與夫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
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己丑春官
之歲頌牽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
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
人抑亦有深意焉 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
始親策士士之抱英竒懷經濟者得筮 龍墀從容竟

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聞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爲吾鄉邦之累者凜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塾天台人

休寧縣重建大成殿記

道原於天傳於聖人而大備於吾夫子宋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此百王未舉之闕典而萬世不刊之明

制也休寧之學凡幾壞幾脩矣而大成殿今之建也尤爲宏壯鳩工於嘉熙己亥季冬告成於淳祐壬寅孟夏費以緡計一萬三千有奇相其役者邑令吳遂丞趙汝說簿趙與玳尉趙汝崙始終蒞其役者貢士江東符蘇烈等二十有五人皆與有力焉任其費紀其事者端明殿學士新安郡開國侯程秘也

富春縣學記

大理評事趙君出宰富春之三月他未皇也而於學首加葺焉初大成殿之東西兩廡地下而濕屋且圯乃埤其基而新其屋凡三十楹左以奉嚴子陵范文正蘇文忠之祠右以庫書籍儲祭器講堂之後故有直廬亦濕

而圯又增築而新之直廬之後有亭摧久矣今廣屋厥
址上橫翔樓下敞虛堂堂以立本名樓以萃英名微而
庖區澡室靡不一新衛以垣墉蔭以篁桂杏壇槐市之
風儼然曲阜費給於公而歛不及民工優於募而民不
告病工既迄以書抵某曰國家選士必於里樓名萃英
欲聚英竒育之教之以俟上之采擇也堂名立本則有
二義焉曰學校教化之根本也又曰學者之於道必先
一性之本原也夫使百里之內人知一性之天家漸明
倫之化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比閭族黨講信脩睦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井而汲穡而炊相與陶陶遂遂興於
禮義而無復乖爭陵犯之風凡所爲急先於學者卽其

所以爲政也然今之仕州縣者專於撫字則率務因循
而有所事興作者多不恤下某雖不敏赤子眎民而能忍
傷其財子弟眎士而何敢挑達其習二者蓋並行而不
相悖也然亦豈惟學哉居養有院所以廩貧民也今則
增額以來之益田以裕之觀山有路狹而瀕於江也比
則鑿山而砥之植石以闡之凡若是焉者曷嘗一息而
忘撫字邪願有以記之予讀其書備其事於是爲之言
曰孰非事者而先務之爲急急先務矣而實意之爲主
堅其所已爲勉其所未至則教益明仁益厚士習其教
而人有鄒魯之風民安其仁而俗變唐虞之盛使令君
之流風善政與春江相爲無窮則上下之道備矣令君

名崇健以儒明律故入掾李廷又以新制故出而試民
事其志業未易量也

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
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寢盛何邪顧所養奚若耳學校養
才地也璧水泮宮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
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闕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
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
歲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已
亥令錢公孜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宮崗地平行溪山
紆環然前擲氓廬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

若障贖莫可睹吾邑人歆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
君趙公始捐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伉門乃翼
崇墉乃辟端逵言言閑閑宮墻益尊東南諸峯羅立獻
狀秀氣益發如抉壞雲如剖前屏端闕洞直天造神劃
學故宮也而改貌易眎斬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
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下公闡
由下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
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
閣于講堂後橫雲截蜺非不甚麗而前塗未開弗顯弗
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姑克大備顧不偉諸
而又歲延秀雋闡厥教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

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
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
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脩諸家而
放諸國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
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
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
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
不徒斲石紀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
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
筆不復辭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刻石
屋壁 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
由丞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
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
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
愿焉迺取洪氏翰苑群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
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
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真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
之缺恭惟 天啓 災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
復見唐虞揖遜之風 聖子 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
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

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來乎雖
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
名於榮寵有如歐陽脩所云者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建康府教授續題名記

六經不作史法代興世謂漢文類經唐文類史然文學
之盛莫盛有唐攷之當代人自爲家類皆春容嚴密雄
眎千古繼是而降世教浸舛口耳授受日談苦空以言
語之錄而爲經以課試之辭而爲史沉冥沒溺莫能自
脫徃徃理亂不閑臨事失據不止腸枯思涸筆膏不流
而已也抑嘗觀諸銓筦尤有感焉縣令者百里之宅生
也獄掾者千里之司命也博士者一郡之文柄也勝任

與否情不誰何一吏唱呼如格即注今日以是取士他
日以是教人由前而論則學者之蔽由後而言則教者
之責教明於上則人興於下故曰古之爲師者由下而
宗之後之爲師者自上而擇之宗者以道擇者以官然
守官則亦守道矣顧擇官易乎哉金陵陪京也典教重
任也景温由廟朝推擇而來研精教事逢掖歸心其爲
教也求之經以浚其源貫之史以沃其膏則胷中汪洋
渾灑用世有餘何有於辭章乎變秦淮之地爲鄒魯之
鄉可必也顧某曰鄉也常懷倚席之愧今亦一洗矣獨
此邦之幸哉且登名之石已滿復更植之使來者有攷
焉是又大易教思無窮之義也景温范氏名光鄞江人

旌德縣主簿壁記

旌德主簿壁記昉於新安滕君珙後二十六年石已滿於是史君涓礪石享之而求記於予人謂簿閑官也果閑焉焉用官而國家固設之果閑哉矧此縣不置丞簿兼之攷民籍以占戶口之盈虛興水利以一天時之豐歉時推割以平賦役不均之害嚴消注以絕重迭催科之擾上佐令政下戢吏姦使明敏者居之董董日力耳若庸者惰者渙然不以斯民入念者則固閒閒焉若無一事焉其自曰閑則官皆閑也獨簿哉予嘗見細民之家尺寸之帛勺合之粟其輸于官也甚微而細民之籍則如林如毛其爲戶也則甚夥以籍之微加戶之夥簿

忽其微厭其夥也朱墨一不及焉由是已輸者若輸而未足者若未輸者咸無別也又從而征之符移縱橫墟里搔動賂者得免否者再輸皆消注不職之所由致也夫苟尺寸消之勺合消之無戶不及之則止此一事也亦將窮日焉可也烏得閑予謂害民莫切於是也故因其欲記而附見于此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歷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洿池池有楊凡池廣陜水淺深溉田若干悉書于楊植之池因詰老氓氓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

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爲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一紙文書氓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漫得休息言已又曰使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聞氓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呂蜀產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鋤不相值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繁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黃霸之治郡顏闔之御馬梓慶之削鑿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自病矣既二年事益清官益暇迺

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橫其下也堂上結樓曰湖山九華諸峯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翠微鎮子諸山固名清絕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迤邐有在是矣而又規裁端閎意象突兀翔太虛而納千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爲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已又書戒某曰爲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口譽人曰盜沒人之實曰媚盜固恥之媚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欺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洽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

細書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温
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撓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
樓豈徒作哉蓋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
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蓋高則靜靜則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晉人有言玩芝蘭則悅德行之士
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
則賤貪穢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
秋浦之綠又當若爲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
以此思貽亡窮邪若乃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虛簷納出
洞之雲飛拱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煙霏
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爲公賦之未

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
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五日
記

陸氏懷菴記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不
必專任於上之人也一鄉一國之士隨其所志因其所
居而施之皆足以開民彝而闡教事兄弟民彝之大者
而叔末不競習俗靡薄尺縉斗粟之譏爲人上者且猶
不免而又何責於窮閭之細氓哉吾每惟是懼然不敢
謂天下皆若人也一日富春陸主簿鑣來訪曰吾之家
君與吾之季父友愛惟篤平時展省先阡每指旁麓而

言曰異時獲首丘當營于是以附松楸不幸季父無祿
家君志其生平爲之築室墓旁名之曰懷蓋取孔懷之
義也幸丐二字扁之余感其言既爲之書矣則又曰義
不可以不章也願終賜之嘻是固平時所卷卷者而又
可辭乎昔聞之人謂大陸君淳厚有賢稱于里鄙教子
以學卒收儒科今富春簿其子也小陸君英茂早登進
士第入仕蓬省出分州符有惠利洽民今其云亡而其
兄懷之若是嘻若君之兄弟其不足爲薄俗指南耶其
不足助大君之扶持世教邪君家之若子若孫若雲仍
其可不知家法所傳邪推之一鄉達之一國而又放之
四海詔之後世而以陸氏爲義門者君家子孫其勉之

天下之有兄弟者其則倣之觀風四方與夫載筆史觀
者其將必有以取之然語溪陸氏素以孝友聞其漸源
遠矣大陸君名墳小陸君名峻

靜勝樓記

己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曰先
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曠群峯羅立予作樓於右廡
以延覽溪山之奇樓之左右綠水紅蕖雜以他葩樓下
爲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爲休燕之地蓋區區之志
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
作監王公炎爲取老氏之說扁以靜勝幸不鄙爲我記
之庶知所以用力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
則頽然昧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苟因夜虛寸局暇
皇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大
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已矣至
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爲其體曷不於日
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也然後能應非動生於靜乎至
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
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眇故能
聞未極眇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睿故能知未始孰謂
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洙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
形亦役心今夫蹶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聞君頻年

征塵滿衣今也倦翼還樓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靜觀群
動大而山川之流峙細而蒲荷之枯榮土而煙靄之卷
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
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君之體其靜者
也然聞君有子甚才讀斯樓之書出而爲當世用得非
動又生於靜乎雖然亦豈惟君之父子哉將君家之子
孫凡老者則用其靜而壯者則用其動動靜之理無窮
則斯樓之用亦無窮也夫豈徒爲一時登覽而止哉

城南廂官題名壁記

真宗皇帝嘗謂宰臣曰閭里細民罪止笞者當即處斷
毋令淹繫卓哉聖明之見大哉帝王之謨也蓋京師衆

且大茫洋煙海氓蚩蚩小不忍輕詣有司未有不尋悔者悔則已繫莫說矣 明主端拱穆清心運四海頽灼窮閭之情旁譽吏治之蔽故開封分廂者四非欲其易治歟粵自東幸于今百年錢塘版籍百倍往昔南北二廂設於關外而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顧南廂所統尤爲延袤北至艮山南底南蕩五方雜居水陸互市國家封疆萬里多在西南若衣冠之朝紫宸琛貢之入大府皆休車弭擔於江臯用是人滋衆事滋夥凡訟于廂庭者率繫縲數日吏屬饜乃得去今姚君之臨涖也蚤受晝省夜決要不踰宿吏不得銖兩索塗稱巷快謂昔罕聞蓋姚君嘗爲彫邑賦追上州急湯火尚從容以集矧

廂無賦惟訟烏得不風斤承蜩乎初江濬舟如鱗率名占疆宗官不得使逮君悉籍之俾之番休役且需涉者免淹滯人謂剛不吐斯其有焉日既聞訟稍清睠言壁記老梓且溢乃易石載之而屬記於予予謂疏其張官初指以告後之登名斯石者姚君以儒名家以能稱吏刃銛而不傷削吏而厘本故形見若是他日事益暇則又闢廨門新繫室摧者整漏者密且築堂窿然扁以清風頃頽搨雜市塵今始知爲官府僉謂君爲中興此官者噫世之以營繕爲作新者末也使得推此道以碩其施其又可量邪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九終

又關彌門滌繁室對答壘詠音密且樂堂窈然以肅
氏聽而不謝隨吏而臺本姓派其著是時日專益鄉隕
麻群以告翁之登各祺百昔披岳以謝各案以趙辭吏
晴美林且益心是百輝之而疊暗於千千歸滿其聚官
矣亦數人聞則不出其何日湖間結辭書解言壘
古蠶宗官不野射數吾悉辭之射之番木翁且雷表者
爾無頹卦信鳥焉下風只承融乎所三氣共咬總率各

律